

[美] 沃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著

颜雷声 王敏 译



管人

如养猫

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

——沃伦·本尼斯论领导力

5



◎ 人物管理
◎ 人物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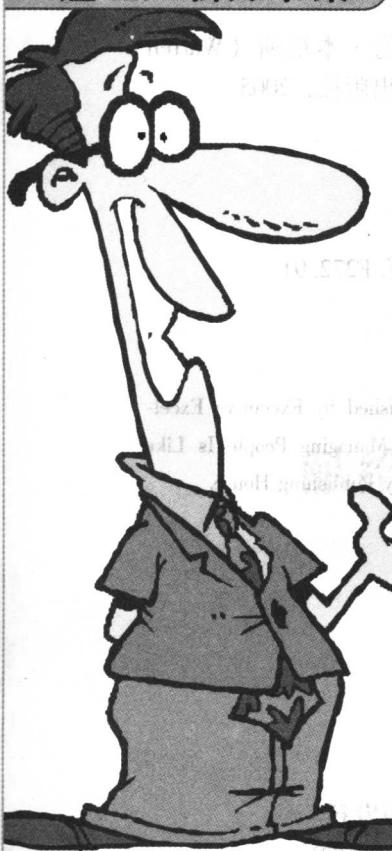
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 ——談化·李紀鈞治貓學力

经理人新知书架

深度观察·日本观察特刊

[美] 沃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著

颜雷声 王敏 译



管人

如养猫

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

——沃伦·本尼斯论领导力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人如养猫 / [美] 沃伦·本尼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人如养猫：沃伦·本尼斯论领导力 / (美) 沃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著；颜雷声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经理人新知书架

书名原文：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

ISBN 7-5045-5208-9

I. 管… II. ①沃… ②颜… III. 企业领导学 IV. F27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5458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Executive Excellence Publishing. Original copyright © 1999, Warren Bennis, 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 Translation 2005 by China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4-6634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029)

出 版 人：张梦欣

*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174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0 册

定 价：23.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4929211

发 行 部 电 话：010-64911190

出版社网址：<http://www.class.com.cn>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举 报 电 话：010-64911344

人有时候就像猫一样，他们会抵触任何强加于他们的规则或变革，但如果能巧妙地领导，他们能做得更好。

21世纪最成功的组织不是依靠管理，而是依靠领导。领导力缺乏的危机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管你是在招募领导者，期望成为领导者或者更好的领导者，作者都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且还详细说明了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具有的品质，探究了今天的领导者在变革中要遭遇的挑战：领导者需要激励并和谐地组织变革，而不是利用变革或被动地对变革做出反应。

对期望领导他人的你，我要说：保持谦卑，不要尝试去“管猫”，现在就着手开始建立信任和相互的尊重。通过巧妙的领导，你的“猫”们会做出反应。他们会感受到你的目标，推进你的业务，甚至杀死你的老鼠。

沃伦·本尼斯，美国著名的领导力专家，被媒体公认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大师之一”。他写了27本关于领导力、变革和创造性协作的书，还为许多《财富》500强的公司做咨询顾问。他写的《领导者》一书曾获普利策提名奖。《财富》杂志把沃伦·本尼斯誉为“领导力大师中的大师”。

本尼斯的职业生涯相当广泛，包括教育、写作、顾问、行政管理等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对群体动力学小有研究；他还是60年代知名的未来学家和七八十年代世界著名的杰出领导科学理论家。此后长期在高等教育机构担任领导。目前，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学院的著名教授，并是该学院领导科学研究所的创建者和所长。

献给格雷斯 (Grace)

目 录

前言 猫和老鼠	(1)
引言 创新的生活	(3)

第一部分 领导力危机

1 领导力危机	(11)
2 领导者的消逝	(16)
3 偏离真正的领导力	(21)
4 要英雄，还是要领导者	(25)
5 被忽视的人力资本	(30)
6 选择退出的时机	(33)
7 领导力与道德	(39)

第二部分 如何成为领导者

8 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区别	(47)
9 未来领导力	(52)
10 打造领导者	(57)
11 卓越领导者的 4 种才能	(60)
12 高效领导者的 10 种特质	(68)
13 创造性领导力	(73)
14 领导者创造自己	(80)
15 领导跟随者，跟随领导者	(84)

16	鼓励异议	(92)
17	领导要关注成效	(100)
18	学会领导他人	(105)
19	领导者如何学习	(108)
20	反思领导力	(115)

第三部分 领导变革

21	变革：新的哲学	(121)
22	引入变革	(128)
23	变革推动者	(133)
24	CEO 和 COO 的冲撞	(138)
25	从 CEO 到 CTO	(142)
26	未来组织结构	(149)
27	领导力环境的动荡	(156)
28	领导者要做的 10 件事	(162)
29	成功与失败	(169)
30	新的唤醒信号	(172)
	后记 关于引退的思考	(179)

前 言

猫和老鼠

在做大学校长期间，我经常感觉到管理下属就像养猫一样。关于下属，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就要迎合他。

为什么领导一组知识员工如此令人兴奋、如此充满挑战性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个性只是一个方面。

在美国和全世界，领导者越来越尊重员工的个人权利、品位、观点和个性。不论何种性质的组织，明智的领导者都知道，是“寡妇的捐献 (widow's mite)^①”让他们得以坐在那个尊贵的位置上。这样说来，每个“寡妇”都值得尊敬。

当今，管理人都像养猫一样。当然，猫不会听任自己被豢养，但可以被哄诱、笼络、喜爱，也可以被小心地领导。要记住，与猫在一起，吃肉之前先喝点牛奶^②永远都是你的行动格言。要是有哪位领导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悲惨的失败。解决的方法是清醒自己的脑子，而不是小睡片刻。

艾略特在他的诗集《擅长装扮的老猫经》(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 中描写了“摇滚猫”若腾塔格 (Rum Tum Tugger)，“若腾塔格是

① 基督教的圣经故事，耶稣称赞一位寡妇的捐献，虽然数量少，但却是她所有的财产，从而认为其弥足珍贵。后世多引申为少而可贵的钱财，少而可贵的奉献。

② 摩门教教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理解比较艰涩的学说（肉），你就要先了解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牛奶）。

个惹人生厌的家伙，你让他进去他就要出去，门里门外他总不在地方。”

领导者和经理们——甚或那些独裁者和暴君——敢于只根据群组、资料库、人口统计学特征，以群体或市场、文化或等级来了解人们，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从特尔斐城到上海，任何地方的智者都向个人表示敬意。没有哪里是领导者的天堂。即便是在巴厘岛或者塔希提岛，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者在会见支持者的时候也要精心装束。在课堂上，教师也不能只是大声喊，“坐下，不要讲话，专心听课。”学生们渴望互动。即使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主们也要听取民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人们有自己的选择和观点；有着财力和流动性；他们受过教育，有过很多经历；他们有自己的计算机、传真、电子邮箱、CD - ROM 和互联网。一句话，他们有自己的信息。那些曾经一度，或许仅仅是几个月前，还存在于管理层的脑中或文件里的信息，现在就到了每个人的计算机里。这种情况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所谓开放的办公室造就了开放的思想。

当我 15 年前开始关于领导力的研究时，我询问了很多人，包括一位老朋友，现在他仍然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我告诉他我要花 10 ~ 20 年的时间，去了解观察那些典型的、出类拔萃的领导者，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找出他们都有哪些基本特性，他们的特点怎样。

我的朋友有点嘲弄地看着我说，“你瞧，对于领导力，我们只能这么说，你无法描述，无法定义，但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说，“我觉得你有这种想法稍显傲慢。”当他用“傲慢”这个词来形容我时，我跟他复述了哈佛大学教授们的祈祷词，“万能的主啊，请帮我们远离无知的傲慢，它意味着……”

由此，对期望领导他人的你，我要说：保持谦卑，不要尝试去“养猫”，现在就着手开始建立信任和相互的尊重。你的“猫”们会做出反应。他们会感受到你的目标，推进你的业务，甚至杀死你的老鼠。

沃伦·本尼斯



引言

创新的生活

我们都面临发掘自我天生能力，以及一生中不断创造及再创造自我的巨大挑战。

我相信自我创造是种想象力的运用，是我们认识自我的方法。无法创造及再创造自我的人，必须满足于借来的心态、二手的观念、适应他人，而无法凸显自我。创造自我是接受我们长大过程中，他人要求我们扮演的角色之相反。

所谓真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做自己的作者、发现自己天生的能力及渴望，再依此找出自己的道路。当你做到这点时，你的存在就不是为了实现文化、家庭传统或其他权威为你断定的形象。当你撰写自己生命的脚本时，就如同玩一种天生适合你的游戏，实现对自己承诺的誓言。

我自己的根

我童年的情景非常像贝克特^①的一个舞台场景：贫瘠，匮乏，无穷无尽。一个小男孩待在枯树旁，在那里无望地等待着一个或许会出现，或许

①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年，爱尔兰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永远不会出现的人。偶有路人经过：一对大我 10 岁的孪生兄弟；一位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的父亲（当他脱下鞋子和污秽不堪的袜子时，必须用粗毛刷子才刷得掉脚踝上那圈污泥）；还有一位除了帮父亲贴补家用外，只喜欢看综艺节目、打打麻将的母亲。

我沉默寡言，郁郁不乐，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而且或许有点沮丧，我爸爸称之为“消沉”。除此之外，我常是个独行侠，我没有亲密的朋友。对于自己是怎么熬过那段时光的，现在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经常在心里为自己的人生虚构不断翻新的脚本，像新闻节目一样，24 小时不断播放。

我不怎么喜欢学校，而且几乎记不得我的老师了，不过这不包括希勒小姐。我非常喜欢希勒小姐。她当时教八年级，我们经常能听到她的哥哥——威廉·希勒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美国向柏林播音，这使得她近乎成名了。每次希勒先生播新闻时，我都会守在收音机旁。他反对希特勒的立场，对于 1938 年我这位常觉得自己是新泽西州西坞唯一的犹太小孩而言，是相当令人振奋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希勒小姐要我们每个人花 10 分钟，告诉班上同学自己最喜欢的爱好。我听了相当惊慌，因为我根本没有算得上爱好的兴趣。我努力想和别人一样发展娱乐性的兴趣，结果都很悲惨。我不擅长体育活动，集邮令我感到无聊，而我太容易紧张不适合打猎，又因为手脚笨拙，无法用木头做模型飞机。在我极度失望时，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带着一个装满各种鞋刷及不同颜色鞋油瓶罐的盒子，来介绍我的爱好，因为我的例行劳动就是擦全家人的鞋。

终于轮到我上台时，我提出某种新艺术形式的神秘本质，温柔而详细地解说调色盘中各种颜色的细微差别（我尤其长于分辨牛血色和茶色的差异）；接着我详细说明不同工具的形式及功能，以及为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色调与光泽，就必须使用不同的工具。我由固体蜡及液体蜡之争的正反两面深入剖析，并以探讨牛脚油的多种用途结尾。除了自始至终都出自我的想象之外，我这次的表现十分出色。我可以从希勒小姐的微笑中看出，她也这么想，而班上同学更是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就在那里，在一

堆鞋油及刷子当中，新的沃伦·本尼斯诞生了。

军队和学校

当我从高中毕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军（1943—1947年）时，我直接见到了好的或坏的由最简单、最僵化的领导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士气和炮火支持在需要时也许会出现，但也许不会，还有伤员，死亡人数。军队是我第一个近距离仔细观察的组织，我对它也有了深刻的理解。虽然我更多的是待在令人愉快的教室中，但要了解这种作为命令和控制的影响，了解制度上的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军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让你了解组织现实的好地方。军队同样教给我团结起来的价值。

离开军队后，我进入了安提克大学（1947—1951年），在那里我学会了要有自己的想法。这点听起来或许并不重要，但却造成个人典范的转移。所谓自由及解放，就在于有想法。至少对我而言，有想法等同于树立个人标识。

为了完成麻省理工学院（1951—1956年）的博士学位，我开始背诵及模仿，模仿教授及其他研究生中最出色的几位。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口中的意见，都只是转述听来的意见。后来我可以更自然地说出这些词语，但常怀疑是否在欺骗自己。

从1955—1971年，我先来到缅因州的贝瑟尔，稍作停留，那里的人们对科特·勒温（Kurt Lewin）的训练团体（T-group）非常狂热；然后我到波士顿大学教授心理学并进行心理分析。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期间，我意识到如果一种观念没有转化为行动，那它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大学校长

在担任辛辛那提大学校长期间（1971—1978年），我最终认识到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我自己。我决定要成为领导型，而非管理型的大学校长。这两者相去甚远。很多机构管理良好，但领导不力。学校教职员可能长于

处理每日例行事务，但从不询问为何一开始时必须完成这些例行事务？

当我为一大堆琐事所困扰时，又了解到另一件事：人们遵循着旧的军队规则。他们不想为他们必须做出的决定负责，于是，把责任推给上头的人，就成了人人奉行的准则。其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把他们分内的事丢到我桌上。当时我就决定，我的首要之务是创造一个“执行团队”，由他们负责校长办公室的运作。入选团队的唯一标准在于，这些人必须比我更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愿意在不必询问我意见的情况下处理日常事务，我则转而把时间花在领导上。

我了解自己一直在做许多领导人做的事。我企图包办组织内所有的角色：保护者，修复者，监督者，申诉解决者，教导者，治疗者，银行家。就像一位同样在受此折磨的总裁跟我说的那样，“如果我走在车间里，看到哪里漏水了，我只好自己用手指堵住它。”试着做好每件事，扮演每个角色转移了我对真正领导的注意，各种琐事令我身心俱疲；最糟的是，这也使得我下属的有可能成为领导者的人，无法得到学习及证明其能力的机会。

尽管从未达到最理想的状况，但我总算是渐入佳境。当我回想起在辛辛那提大学的经验时，常会拿来和我所做的心理分析相比较：为了世俗的理由，我不可能放弃那次机会，但也不愿重来一次。在成为领导人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些关于领导和我自己重要的事。一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安蒂冈妮》（*Antigone*）中所说的：“在接受最高权力的测试前，很难认清人类的勇气或胆识，权力能使人现出真面孔。”

经验和实践向我揭示了一些真相。第一，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我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爱”。在理智上说，一个领导者不能，也不应该指望着被爱。但是我严重低估了愤怒的员工的情绪影响。我相信了一个错误的梦，我以为只要人们了解了我，他们就会喜欢我。

任何居高位者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可能是一座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到，身为他人偏见的受害者，或是无助地陷入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囚笼的感觉。人们常会将做事的动机推到领导人身上，爱他们、讨厌他们；接近他们或避开他们；崇拜他们或贬低他们，而不管领导人是谁，或有何作为。非常讽刺的是，

每次我拥有最高权力时，也就是我感到最无力的时候。

同时我也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我永远不会因职位的权力——即组织唯一可赋予的权力感到愉快，我真正要的是个人权威，是基于声音而来的影响力。

我生命中的秋天

到今天，我已经在南加州大学待了 20 个年头，这是我任期最长的一份工作。从许多方面看来，这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期。南加州大学提供给我最适合的社交架构，从事对目前的我而言最重要的事，即最广义的教学。

在南加州大学，我有空闲来强化我已经学到的一些教训，它们是关于：自我发现、变革的本质，领导的本质以及发现与人交流这些教训的途径。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提出了人生发展的八阶段进程。我想自己已经进入了埃里克森所说的第 7 个阶段，即中年期，这时的个人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代身上。虽然写作是我最大的快乐，但从人们的成长、关注别人的发展、指导或被指导下，我同样也获得了数不清的幸福。

我发现再造自己、完善生活的需要随时都有，就像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所做的那样。几年前，萨姆·贾菲（Sam Jaffe）和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大厅学堂参加一个关于狄更斯的研讨会，不过他已于今年在 98 岁（他 50 多岁时已经因为《生来自由》而获得学院奖）时去世了。当时他希望向我购买我的一本书的电影改编权。他以 90 多岁的高龄仍然继续奋斗在声名狼藉但充满竞争的好莱坞，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我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一套新的计划。一些旧的苦恼完全消失了。我的 3 个孩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世俗成功，其实我再也不需要考虑它。温和的品质现在尤其重要。我为自己更博大、更多产而努力。我期望被看作一个高尚的、富于创新的人。

我想希勒小姐会为我骄傲的。

